齊家之要
嚴内治一

大學衍義

壬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齊家之要二（嚴內治）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使披伐之重耳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

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為己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

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罵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

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名邑]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爲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爲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
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
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
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
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
等並爲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
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
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又後宮綵
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飢色而莫之
䘏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

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此之謂也又前名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察其言至令宣露羣邪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

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强上䟽諫不省黄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强云與黨人

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孟巷伯剌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凰鴟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

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名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

免爲貞亮內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邪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罷當作疲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當御殿食我與爲吾闓

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詔每輸漆材入宮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詔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

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詔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大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三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宅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鄭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寃事見左傳昭懿之世昭懿敬宗諡兩軍寵遇有厚薄而辛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䟽棄不用葢多矣存亮豈通詩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

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黄决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葢疾時中官肆横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為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葢賢者也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

之

以上論内臣忠謹之福

臣按歐陽脩作五代史記敘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脩言不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略之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内奄官豎貂也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韋豎貂易牙等終以

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齊亂事見後國本篇）

臣按内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

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姦臣篇漢石顯之屬放此）

漢宦官傳序（范曄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興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內官

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永平中始置員數中
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
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
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
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
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
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
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
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

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恳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宫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數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摇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

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内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為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

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𥡴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及策讓三公至於死免

可謂嗷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宦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為所譖罷為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為儲嗣後為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

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為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為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

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官官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 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辠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唐衡爲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務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

誅猶名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
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
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
帝欲不諦爭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
都侯劒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
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
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
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

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
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
平以来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
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
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
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
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
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
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

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

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瞪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官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等罪當棄市太尉陳蕃等共請瑨瓆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

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
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
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
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
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為
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
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
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
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援致此刑譴聞臣
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

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璯竟死獄中璯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大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

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名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聞善
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
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
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
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
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
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
伊吕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
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
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

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
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
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
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
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
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

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為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官官自為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為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犢亭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

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

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

翦使逆孺得及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
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
穢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
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
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
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
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
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
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

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偉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

還諸從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

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為父母以忠賢為仇讎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為國用而不能湔祓任之也惛亂之君無足譏者特以為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

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盧植亦
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
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
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
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
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
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
平津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
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
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

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横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

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耶吁来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

持節傳命光熖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
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
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
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
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
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
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
政在官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
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
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

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隕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

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

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顧一見如天人然
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
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
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皆厚結力士故能
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
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
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
帝進齊國公從上皇還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爲
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
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

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
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
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
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
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
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
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
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
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
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

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决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勗討安南蠻始（思勗本不錄）遂為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為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喫葷時時為浮屠

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

因刼遷上皇於西内（事已見前父子篇）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已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係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囚之而殺后於它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册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

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欒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憓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圂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皁隷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己以驚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

禍也可不戒哉

臣 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来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欝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為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顯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厠溷之慘其亦何利邪 臣 故書之以為人君邇褻者之戒又以

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
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
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
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揔禁兵不踰
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
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
振嘗請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
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
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

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陜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刼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

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隷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

眡肅宗之姑息蓋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亦何能為以此觀之姦夫憸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燄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為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于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夙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矣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

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為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

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兇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

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為
內給使緋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
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
司已奉紫緋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
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
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陜而皓射
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輿語悉為帝知希暹覺帝
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
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
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臣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

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
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
相躡藩鎮贈遺累百鉅萬久之置護軍中尉中
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
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
自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為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
以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
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

繇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叚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

英武猶以中人爲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
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
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
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
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
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
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
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
承璀太子立是爲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弒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為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

曰陛下宜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良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

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盡一官宜正名令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濫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

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
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
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
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
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
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
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
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幷貴常侍五六
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

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
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最大計定矣乃避
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賛所陳但
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
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
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
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
除其偪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
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

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
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
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
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
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
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
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
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
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
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

面詢之左常侍崔玄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之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

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
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
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
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
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
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
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
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
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
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左神

策中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
官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為工部
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
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
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
翔節度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
注謀欲中外挾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
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為左右神策
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為上謀以虛名
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已以舒元輿李訓並同

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
入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决
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
扣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
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
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
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以京
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為左
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
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王守澄

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
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閤門
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
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
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
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
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
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
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
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

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
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
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
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宦者
往視之宦官既去訓遽名郭行餘王璠曰來受
勅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
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
令入受勅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
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
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

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還呼金吾衛士曰来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胷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閤宦

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
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
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
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
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為人所禽
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
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踈皆死
孩稚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
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
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

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

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
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見士
良等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
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
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
承命士良等黙然久之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
焉士良等歴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
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
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

知將沒以授其子僩故僩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七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太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攻之秪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

許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
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
莫能言
是年寃句人黃巢亦聚衆為盜攻州縣横行山
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
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
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䟽極諫上大
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黃巢入長安上奔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踈遠大臣

惟官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揔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制使刺史又養官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或告

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為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荊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

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為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為定策國老而目

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横未有其匹者然辛不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為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横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

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亂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亂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亂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亂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循監青州軍又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循長流愛州皆賜

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

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

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
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
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
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
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
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
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
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
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
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

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丙午敎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

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
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韓
全誨等泣涕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
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
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
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
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
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
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
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

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刼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羣

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
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
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
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褰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
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刼天子
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
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
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
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
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

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宅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會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餓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

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鄉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

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扇搖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名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老衰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衛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

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爲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

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
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
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
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
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
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
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

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

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葢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寺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一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創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

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

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内寵内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正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内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葬

寵之故也其所以不畜寵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彊兵為急而不知脩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

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恒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

以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
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
而立陽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
氏代齊矣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與
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內亂而爭伐之戰於濁澤魏
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
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
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

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為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

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
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
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
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
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
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
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
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

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

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

未生如之何曰

本朝則有故事矣

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嘉祐元年自是文彥博歐陽脩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爲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

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
因傳著于此云臣伏見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
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
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
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追
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
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
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

爲
宗社之計尤蚤於
仁祖於乎懿哉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
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
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悅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
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
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
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入
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諭而德成也

（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

禮

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

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謂之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爲學之為君臣爲學之為長幼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

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温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之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之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

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盖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盖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盖成王雖幼已

為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
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
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
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
亦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
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
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
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
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
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

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来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冑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 漢賈誼作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

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德義(傅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三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迺猶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迺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善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

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者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王纔日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奸）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后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藴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爲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受尚

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
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
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
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
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
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
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
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
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

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為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

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謂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為削地之議遂名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為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

端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為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

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户部尚書江揔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揔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揔為詹事頃之揔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揔家上怒免揔

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摠其後即位以摠等爲狎客酣醟流連竟以亡國盖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

為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耗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賛議之徒尤為宂散之甚縉紳皆恥為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

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
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牟隨元和已成之業
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